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

陽湖 趙翼 雲崑

唐代宦官之禍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大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身在禁闈社鼠城狐本易竊弄威福此卽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閒深密之地單詞片語偶能移動主意軒輊事端天下已靡然趨之如高力士貴幸時徵作者願一見如天人肅宗在東宮亦以

兄事之諸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蒼將相大臣
皆由之以進嘗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鐘成宴公卿一扣
者納禮錢十萬有至二十扣者李輔國貴幸時人不敢
斥其官直呼爲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嘗矯詔遷
上皇於西內至憂鬱以崩他如魚朝恩忌郭子儀功高
譖罷其兵柄程元振譖來瑱賜死李光弼遂不敢入朝
又譖裴冕罷相貶施州以致方鎮解體吐蕃入寇代宗
倉黃出奔徵諸道兵無一至者此猶是未掌兵權未嘗
樞要以前事也

按代宗欲除韓國而憚其握兵是代宗時宦官已專兵然
代宗由廣平王爲元帥自位後猶有帥府之名令韓國爲

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朝恩亦爲觀
軍容使俱係暫時管攝未得常主兵柄

自德宗懲淫師之變禁軍倉

卒不及徵集還京後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

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內官實文場霍仙
鳴等主之於是禁軍全歸宦寺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
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多委之於是機務之重又爲所參
預按本古書傳憲宗初有中書小吏滑渙與樞密使劉光瑞頗相親睦又裴泊傳
李德裕自翰林有中人梁守謙掌密命是樞密之職蓋始于德宗之末憲宗之
初又梁守謙使無事惟三極舍藏書而已其後遂有掌樞密事與宰相等是二者皆稱要重之地

有一已足擅權樹威挾制中外況二者盡爲其所操乎
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居肘
腋之地爲腹心之患卽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紀
憲宗自穆宗以來入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按本
紀憲宗時太子寧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暉而暉
母賤不當立乃立遂王宥爲皇太子憲宗崩宦官陳宏

志殺承璫及憚以皇太子卽位是爲穆宗

舊唐書王守澄傳穆宗崩守澄與馬道

原梁守謙等冊立穆宗

是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然穆

宗猶是憲宗時已立爲皇太子而宏志等翊戴之尙非

擅立敬宗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軍

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帝醉入室更

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害帝蘇佐明等矯制立絳

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

江王卽位是爲文宗是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

然此猶敬宗未有太子故討賊立君亦尙出于正至文

宗在時已立敬宗子成美爲皇太子矣及大漸宰相李

珣樞密使劉宏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監國乃中尉仇

士良魚宏志矯詔廢成美立穎王璣爲皇太弟卽位是爲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則廢光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惡更非陳宏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崩中尉馬元贊立光王怡爲皇太叔卽位是爲宣宗時武宗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馬元贊之力也宣宗疾大漸以夔王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等而中尉王宗實及元實矯詔立鄆王爲皇太子卽位是爲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爲皇太子卽位是爲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保最賢且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爲皇太弟卽位

是爲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此六七代中援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且不特此也憲敬二帝至爲陳宏志劉克明等所弑昭宗又爲劉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極其間非無賢哲之主有志整飭如憲宗無所寵假呂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卽杖殺之凶醜稍戢然其後竟遭弑害文宗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甘露之變反爲仇士良等肆逆橫殺朝士橫屍闕下帝亦惴惴不保僅而獲免宣宗始稍黜其權

初延英奏事帝與宰相可否樞密使在旁得與聞及山或矯上旨有所改易帝始令延英召對

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于殿西俟宰相奏事畢案前受事稍防矯詐之類

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嘗以

周赧漢獻受制強臣而已受制家奴謂不如赧獻對周

墀泣下學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秘殿令草詔
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見帝士良等
歷數帝過帝俯首而已劉季述錮昭帝於少陽院亦以
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不
止楊復恭之反也既令其養子守信爲神策軍使又令
守貞守忠及姪守亮爲節度使以樹內外之援與守亮
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兒但積粟訓兵不必進奉吾
於荆榛中立壽王旣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
門生天子此可見下凌上替之極也卒之朝廷綱紀爲
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
外藩爲助於是韓全誨等劫天子遷鳳翔倚李茂貞致

朱全忠攻國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
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繼襲等十
人城門既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
與百餘既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
號之聲聞於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
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
始結而國亦亡矣宋景文謂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
也而抑知其始實由于假之以權掌禁兵筦樞要遂致
積重難返以此極也哉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中官出使及監軍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

甚者小則索賄賂大則釀禍端今就新舊唐書按之高
力士傳是時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鳥獸使還所獲動
巨萬計京師甲第名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七此猶不
過藉禁近之勢以黥財也安祿山將反楊國忠等力言
於帝前帝使宦官輔瑒琳視之得厚賂歸言祿山不反
於是祿山益得征繕稱兵矣封常清在東都戰敗奔陝
勸高仙芝退守潼關中人邊令誠奏其敗退狀而二大
將同日受戮矣僕固懷恩負氣訴寃代宗使中人駱奉
先諭之奉先不受宴竊馬馳歸而懷恩以疑懼而決反
矣李寶臣方奉命討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馬承倩
勞之寶臣贈絹少承倩詢而擲於途寶臣顧左右有慚

色於是轉與承嗣連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鎮每
帥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覘軍情其副貳有物望者輒
厚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節度使之除拜亦
出其口矣武宗討澤潞時太原將楊弁激衆叛武宗使
中人馬元貫往諭得其賄歸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
不可討賴李德裕折之始語塞是轉爲叛者脅授旄節
矣此中官出使徒縱其納賄而無益于國事且反以釀
禍者也又有中使監軍之弊自開元天寶間討吐蕃諸
國已有宦者監大將之軍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邠山
之戰李光弼欲據險而陣朝恩令陣於平地遂致大敗
光弼傳據裴度韋臯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監軍者先取銳兵

自衛儒者出戰戰勝則先報捷偶衎則凌挫百端侵撓軍政將帥不得專主每督戰輒建旗自表小不勝則捲旗去大軍往往隨之奔北故劉闢之叛杜黃裳請不用監軍專委高崇文討之然白居易疏謂韓全義討淮西賈國良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是黃裳雖奏而監軍仍未撤也傳裴度討吳元濟始奏去監軍主將得專兵柄法令旣一戰皆有功遂平淮蔡傳其後會昌中討劉稹李德裕亦奏監軍不得干軍事每兵百人聽以一人爲衛由是號令精整遂平澤潞傳觀此則中使監軍有害無利昭然可見此猶是臨戰時用以監察尙有說也其尋常無事時各藩鎮亦必有中使監軍如陸長

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入汴以靖其

亂

其

王承宗死諸將請王承元主畱務承元曰天子使

中貴人監軍當與議監軍以衆意贊之承元乃受

承元

是

亦未嘗無靖難解紛之益然其中賢者百不一而恃勢

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諸鎮者旣不能制其叛亂

徒爲之請封請襲而在中州各鎮者則肆暴作威或侵

撓事權或誣構罪戾姚南仲帥鄭滑爲監軍薛盈珍誣

奏有裨將曹文治不平殺其奏事者而自刻以明南仲

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南仲曰如盈珍

者在在有之雖羊杜復生不能治軍理人也

南仲

洪州監

軍誣奏刺史李位謀逆追赴京付仗內訊賴薛存誠力

請付外始得白

舊

楊於陵帥嶺南爲監軍許遂振誅去

憲宗卽令貶於陵官賴裴珀諫始改吏部侍郎

舊

此率

掣藩臣之弊也監軍王定遠有德於節度使李說軍政皆專次將吏悉自補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遠卽斬之埋屍馬糞中家人請屍不得說奏之定遠抽刀刺說說走而免

說

劉承偕監澤潞軍侮節度使劉悟

三軍憤噪欲殺承偕悟救而免穆宗問裴度何以處之度奏惟有斬承偕耳

舊

此激變軍士之弊也嚴綬在太

原軍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後入朝適賜

食廊下有中使馬江朝來賜櫻桃綬在鎮時曾識江朝

至是不覺屈膝

舊

可見監軍之積威肆橫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記宦官掌兵承旨之禍而并及出使監軍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閩廣人

唐時諸道進閩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馮益之後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之後吐突承璀及楊復光皆閩人時號閩爲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爲閩中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爲敕使墓戶

唐節度使之禍

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惡者有都督後以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

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
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
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
度使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而州郡自有按
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
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爲一鎮節度使卽統此數州州
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
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
財賦於是方鎮之勢日强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
天下及安史旣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爲侯王者皆
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

悉自置署未嘗請命於朝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畱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含羞忍恥因而撫之姑息愈甚方鎮愈驕其始爲朝廷患者祇河朔三鎮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强甚至同輩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譏旬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於方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歷代因之遂無復剝幹強枝之患宋太祖及趙普之計慮深矣而議者徒謂宋之弱由此是但知禦侮力薄不足以自強而不知

消患於未萌苟非外有強敵內有流寇則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隱然之功何可輕議也

方鎮兵出境卽仰度支供餽

諸方鎮各擅土地賦稅足以養軍乃朝廷用之討叛則一出本境卽須朝廷給以衣糧此國力所以困于用兵也討王廷湊時諸鎮兵十五萬纔出境卽仰度支乃置南北供軍院由度支轉運往往多爲賊所截不得至院傳討李同捷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寢多諸帥每有小捷輒張其數以邀賞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給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傳劉總出軍討王承宗取其武強縣遂持兩端以利朝廷賞賜承宗傳其實心爲國者

惟李鄴以淮南兵二千討李師道糧餉未嘗仰給于有

司應

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亦自備五月糧翼朝廷皆特

褒之伐叛討逆國家固不可惜費而如唐之驕藩鎮則

國力爲之敝而賊勢亦益以張故討李師道時魏博田

宏正請自黎陽渡河裴度以爲不可曰黎陽渡河旣離

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饋不如且在河北養威俟

霜降後於揚劉渡河卽可直抵鄆州賊境也

應

討劉稹

時李德裕亦奏言向來朝廷伐叛兵纔出界便費度支

供餉故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通取一縣一柵以爲

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當令王元逵何宏敬只取州勿

取縣未幾果平賊

德裕

此亦伐謀之術也

方鎮驕兵

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蓋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爲常事爲之帥者既慮其變而爲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爲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驕兵之所以益橫也今就新舊書各傳觀之劉元佐傳汴軍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甚至元佐益厚賞賜故百姓重困其後殺大帥肆抄劫皆徃於利而然也李質傳汴軍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爲之屈郤士美傳澤潞自盧從史以來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傳徐州自王智興召募兇豪之卒二

千號銀刀鵬旗門槍挾馬等軍後漸驕節度使姑息不
服田牟鎮徐州與之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
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飲以酒食祁寒暑雨卮
酒盈前然猶誼噪動謀逐帥溫璋來爲節度士卒素聞
其嚴皆憂疑璋開誠撫諭終不釋給以酒食未嘗盡口
不期月遂逐璋適王式以義成忠武軍破浙東賊仇甫
而歸上卽以式來鎮徐徐卒頗懼居三日式勞兩鎮兵
使還旣擐甲執兵卽令圍騎卒盡殺之凡三千餘人由
是兇徒盡殄又溫造傳興元軍殺節度使李絳詔造爲
節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諭以自從至則大宴問興元
軍殺絳狀卽令征蜀兵盡殺之凡八百餘人以百級祭

絳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投之漢江蓋驕之極至於肆無忌憚則亦不得不草薶而禽獮之矣然主帥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殺戮而能靖之者李質爲汴軍兵馬使以日給二千人食爲多費會新帥韓充將至質曰若俟韓公至頓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澤潞日給牙兵三百人食爲非法曰兵衛牙職也安得廣費遂罷之而二軍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將之足以服人也

盜殺宰相有二事

唐代盜殺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盜殺武元衡刺裴度傷而免一開成三年盜射傷李石以馬逸得脫按元

和中朝廷討吳元濟而王承宗請赦之使人白事中書
頗不恭元衡叱去未幾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
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又擊其左股徒御格
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噪盜殺
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未知主名少頃馬逸歸乃審知
傳裴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韉帶次中背縱
絕單衣復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韉帽故瘡不至深
賊又揮刃迫度度從人王義持賊連呼甚急賊斷義手
而逸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是日憲宗駭
悼罷朝哀慟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窮必
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許孟容言於帝曰

國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神策將王士則王士平等捕得張宴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者皆斬之元衡傳時王承宗李師道皆遣人在京竊發斷陵廟之戟焚芻藁之積未幾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李師道留邸賊門察皆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宴先發故籍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令密誅之元衡傳而李師道傳則謂察嘉珍卽害元衡者後田宏正誅李師道聞其簿書果有賞殺元衡之款張濬傳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遣甘露之變宰相王涯等皆爲宦官仇士良所殺遂以李石爲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貶朝廷賴之石居親仁里將

竊入朝盜發於尙父郭子儀宅引弓追及矢纔及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斷石馬尾石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駭愕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爲也帝亦知之而無可如何石遂乞罷相去此開成中事也而開成之賊終不得蓋元和係藩鎮遣人竊發故神策將士得捕誅之開成則宦者所爲而神策軍卽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賊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垆皆甘心從賊醜類爲之臣此卽處以極刑豈得爲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

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元殿前令扈從官
視之并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僞官內或
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況殘寇未
平尙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
等定罪

器說

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

冠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
爲過當峴爲持平按是時蕭華自賊中歸奏云仕賊官
有爲安慶緒驅至河北者聞廣平王宣恩命釋放皆相
顧悔恨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又搖

器

李勉亦奏肅

宗曰元惡未除黠汚者衆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
驅天下以資凶盜也由是全活者衆蓋當日時勢或有

不得不從輕典者然一時權宜用以離携賊黨則可若
竟以覲所奏爲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
官一旦賊至卽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
無不是李覲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遺詔吏民三
日釋服常袞以爲吏者府史之類固當與庶民同例至
朝臣則宜以二十七日爲準崔祐甫謂吏卽指官僚而
言百官皆當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殯過密方深雖有遺
詔臣子何忍遽行卽吉常袞之議自是正論而當時又
無不是祐甫而非常袞者蓋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
不明其視貪生利已背國忘君已爲常事有唐雖統一
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尚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

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一數也至宋以後始知以忠義爲重雖力所不及者猶勉以赴之豈非正學昌明之效哉

間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楊炎爲相定兩稅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調法自開元以來不爲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獨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王鉞爲戶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後天下兵起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創重者不去

百姓旬輸月送無有休息更因爲奸富人丁多者以宦
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托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
於下天下盡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乃
請爲兩稅法凡百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民秋夏兩入
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
十四年爲準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緒是帝頗能用人
理財稍紓民患矣乃後因用兵河南北月費百餘萬繕
聽盧杞趙贊等計令商賈本錢過千萬者貸其餘以濟
軍軍罷取償於官乃令京兆暴責大搜疑占列不盡則
笞掠之人自經者相望然僅得八十萬又質庫及儲粟
者四貨其一亦僅至二百萬而市已皆閉肆於是設間

架除陌之令屋二架爲間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議
籌入室計之隱不盡者二架卽抵罪告者以錢五萬賞
之其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乃請加至五十主
僧註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隱不盡率千
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賞之由是主僧得操其權告訐
紛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
於市曰不奪爾商人僦質矣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
帝奔奉天長安失守李晟收京始歸宮闕是亦可稍鑒
前車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齡李實等橫征百出延齡
詭言左藏乾隱二千萬請置別庫爲羨餘以充天子私
費乃大搜市廛奪所入進獻以實其言逮捕匠徒迫脅

就功號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舊唐書

李實

爲京兆尹暴斂苛索民不聊生優人成輔端戲作誹語

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

米三間堂屋二千錢謂民皆賣田屋以輸賦也實奏劾

以賤工謗國殺之

齊書

此朝官之以招克爲事也又聽宦

官主宮市置數十百人問物屋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

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闕

闕所奉及脚直至有重荷趨肆而徙返者有民賣一驢

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官民願納

薪辭帛而去不許民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

之以聞帝黜宦者賜民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論皆不納京兆吳湊奏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差
宮使亦不報會張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戢且不特此
也又聽宦官縱五坊小使肆毒於外每歲秋按鷹犬於
畿甸所至邀索供饋小不如意至張羅網于民家門及
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酒食
家肆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供奉鳥雀可
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重賂之乃肯携蛇去傳鄂縣令
崔發聞門外喧闐聲吏白五坊小使擊百姓發命吏捕
之時已懸黑天子聞之怒收發繫獄御樓之日四發雞
竿下有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發破面折齒詔囚皆釋
而發不放李渤具疏極論之勅德宗非甚暗乃縱其下

虐民至此蓋由於天資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於此也

豪宴

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代宗詔賜軟脚局宰臣元載王
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於子儀
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并請置宴於是魚朝恩及
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於席者百人一宴
費至十萬貫子儀傳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敗德

房杜爲唐一代名臣而元齡子遺愛如晦子荷皆以謀
反誅上官儀贊高宗廢武后事不成被誅而其孫女婉

兒沒入宮附武后爲所寵又助韋后爲逆狄仁傑子景暉官魏州以貪暴爲民所惡并毀仁傑生祠宋璟直聲震天下而其子渾等流蕩無行爲物議所薄李泌爲賢相而其子繁乃黨於裴延齡陽城劾延齡屬繁書疏稿繁卽默識以告延齡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敗德墜其家聲不可解也惟李義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可謂能幹蠱者李世勣將死謂其弟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痴兒破家蕩盡我子如有操行不倫者急卽打殺然後奏聞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謂切矣然世勣附武后以固位保門戶而其子敬業起兵討

武后被族雖不能保家亦可謂能雪先人之恥者

李勣子孫

李勣子孫舊書本傳謂勣子敬業起兵討武后既敗死坐夷族而其子孫有逃入吐蕃者貞元中有蕃將徐舍人掠廷州謂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孫也遭武后之變吾祖舉義不成子孫流落如此三世矣雖代居職任而思本之心未嘗忘是世勣子孫無復有在中國者然衛次公傳次公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有累不得調次公曰子之祖勣在王室寧限常格乎卽優補之是勣之後人仍有仕於唐者

安祿山執送京師之事

張九齡傳范陽節度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
敗嗣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判云稷卨出軍必誅莊
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
上特捨之九齡奏祿山面有反相請因罪誅之上曰卿
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是祿山以
罪送京實有其事然考張守珪傳並無此事新舊書皆同祿山
傳亦但云祿山敗當斬祿山呼曰公不欲滅兩蕃耶奈
何殺壯士守珪遂宥之後以其捉生多獲拔爲裨將并
養之爲子新舊書亦同是亦無執送京師之事也是時大將生
殺在手欲殺則殺旣不殺而宥之何又送京請行朝典
疑此乃傳聞之訛非實事也然祿山反後元宗在蜀思

廿二史劄記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大

九齡之先見下詔褒贈詔詞有云先覺合于蒼策卽指此事也又劉禹錫貶逐在外以逐臣不得與善地之例係九齡爲相時所奏故追怨之謂曲江能識胡維有反相足爲名臣然迄無後豈非建言禁錮逐臣之報耶是祿山送京當斬被赦又係當時共見其聞之實事矣

睢陽殉節尙有姚閭

睢陽之難張巡許遠固千古共知其次則南霽雲雷萬春尙在人口而不知殉難者尙有姚閭也閭本姚崇之從孫與巡遠同守據舊書本紀云尹子奇陷睢害張巡姚閭許遠是閭尙叙在遠之上新書本紀亦云安慶緒陷睢陽太守許遠張巡鄆州刺史姚閭左金吾衛將軍

南霽雲皆死之是本紀皆有閻也卽新舊書巡傳內亦稱與閻同被執見殺遠傳內又稱與閻同守經年巡傳後又皆有閻傳未死之前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中旣死之後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閻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難同加官同贈卹無一不同而今但傳巡遠二人閻則莫有舉其姓氏者豈所謂幸不幸耶按巡遠並傳本始于韓愈而新書巡遠傳末謂睢陽人至今祠享號雙廟云則稱巡遠爲雙忠而不及閻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遜故耶然旣同死於守城而身後名迥異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按巡遠南雷二將敗賊寧陵時尙有別將二

十五人石承平李儼陸元鎮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
馬日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趙連城王森喬紹俊
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峻馮顏見新書選舉錄
四人失其名後
皆死巡之難則巡死時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
等亦皆在內今旣尙有姓名在巡傳則巡遠廟內應增
祀閭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從祀班也

唐初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六朝人最重三禮之學唐初猶然張士衡從劉軌思授
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當時
受其業者推賈公彥志公彥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
義疏四十卷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又有李元植從公

彥授禮學撰三禮音義行於世

彥修

王恭精三禮別爲義

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世大儒每講必徧舉先儒

義而暢恭所說

彥修

王元成嘗撰禮記繩愆徐堅劉知幾

等深嘆賞之

彥修

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

其微門人次爲雜禮答問

彥修

他如褚无量韋迥高仲舒

唐休璟蘇安恒皆精三禮見各本傳今諸儒論著見於

新舊書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說

彥修

王元成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柬之以二十五月一

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

彥修

史元燦議禘祫三年

五年之別

彥修

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

彥修

韋萬石沈伯

儀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

彥修

皆各有据依

不同勦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永元行冲論父
在爲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論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
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
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欽緒褚无量駁祝欽明皇后
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符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
國時祭享之非皆見各本傳李淳風辨太微之神不可
爲天見蕭德言傳韋述議堂姨舅不宜服見韋縉傳無
不援引該博證辨確切可爲千百世之準其後元行冲
奉詔用魏徵類禮列於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
之學官爲張說所阻行冲又著論辨之大歷中尙有
子陵袁彖韋彤韋蒞以禮名其家學此可見唐人之

心三禮考古義以斷時政務爲有用之學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自隋時蕭該精漢書嘗撰漢書音義爲當時所貴蕭包愷亦精漢書世之爲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爲宗蕭劉臻精於兩漢書人稱爲漢聖蕭又有張冲撰漢書音義十二卷于仲文撰漢書刊繁三十卷是漢書之學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爲業顏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漢書決疑師古多取其義此顏注漢書至今奉爲準的者也師古傳房元齡以其文繁難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當時漢書

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曄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爲無法又有劉納言亦以漢書名家姚思廉少受漢書學於其父察思廉之孫班以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其姓氏攘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其家學又顧允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李善撰漢書辨惑三十卷王方慶嘗就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官方慶仍隨之卒業他如郝處俊好讀漢書能暗誦裴炎亦好左氏傳漢書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爲穿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選之學亦自蕭詒撰音義

始入唐則曹憲撰文選音義最爲世所重江淮間爲選學者悉本之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行淹羅各撰文選音義行世善撰文選註解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四匹至今言文選者以善本爲定杜甫詩亦有熟精文選理之句蓋此固詞學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韓柳

新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搢儕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爲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按舊

書韓愈傳大歷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尙行於世已變駢體爲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灝流轉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此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貞觀時斗米三錢

舊唐書

元宗東封泰山之歲東郡米斗十

錢青齊米斗五錢

本紀

自安史之亂兵役不息田土荒蕪

兼有攤戶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

百戶今纔百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千戶由於均

攤逃戶十家之內五家逃亡卽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

稅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

渤傳

是以逃亡愈多耕種愈少

代宗永泰元年京師米斗一千四百

本紀

畿甸按穗以供

宮廚

製傳

至麥熟後市有醉人已詫爲祥瑞較貞觀開元

時幾至數十百倍讀史者於此可以觀世變也至如攻

戰之地域圍糧絕尤有不可以常理論者魯炅守南陽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

價無米一鼠值四百

是傳

安慶緒被圍于相州斗米錢七

萬

傳

黃巢據長安百姓遁入山砦累年廢耕耘賊坐守

空城穀價涌貴斗米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砦民賣於賊
爲食一人直數十萬傳楊行密圍揚州城中草根木實
皮囊革帶俱盡外軍掠人來賣人五十千張雄有軍糧
相約交市金一斤通犀帶一條得米五升傳

長安地氣

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
東北之大變局也秦中自古爲帝王州周秦西漢遞都
之苻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間割據隋文帝遷都於龍首
山下距故城僅二十餘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
大一統唐因之至開元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盛極必

衰理固然也是時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後河朔三鎮名雖屬唐僅同化外羈縻不復能臂指相使蓋東北之氣將興西方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故雖不爲西所制尙不能制西西之氣漸衰而未竭故雖不能制東北尙不爲東北所制而無如氣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於是元宗避祿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陝州之行德宗避涇師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輒輓不安知氣之消耗漸散迫僖宗走成都走興元走鳳翔昭宗走莎城走華州又被劫於鳳翔被遷於洛而長安自此夷爲郡縣矣當長安夷爲郡縣之時契丹安巴堅已起于遼

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真消息特以氣雖東北趨而
尚未盡結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而氣之東北
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爲之迤邐潛引如堪輿家所謂過
峽者至一二百年而東北之氣積而益固於是金源遂
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
下之全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皆控制于東北此王
氣全結于東北之明証也而抑知轉移關鍵乃在開元
天寶時哉今就唐書所載開寶以後長安景象日漸衰
耗之處撮而叙之可以驗地氣之變也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闈之壯麗以及韋
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瑤異錦華清宮之香

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

收京時戰於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卽還

未暇焚剽

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

都會之雄麗如故也

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街廡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

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

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

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

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并坊市亦無恙矣

故晟表有云鐘簴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尙有百餘

年故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尙

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

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
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
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
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
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
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
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廊閭鞠爲灰燼自
中和以來王徽葺搆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於是長
安王氣衰歇無餘矣

見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黃巢等傳

黃巢李自成

流賊有適相肖者黃巢初從王仙芝爲盜仙芝被戮巢

始爲盜魁李自成亦先從高迎祥爲盜迎祥被擒自成始爲盜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自成亦以草賊起事陷京師據宮闕僭號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鋒不可當入京僭位後逆運已滿未幾遂一敗塗地自成自襄陝向京凶威亦無敵入京僭位後逆運亦滿未幾亦一敗塗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謠有逢儒則肉師必覆之語遂戒軍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稱儒者輒捨之至福州殺人如麻過校書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滅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於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至河南賊將誤殺一縣令或告曰此舉人也羣駭而去

其相似四也巢入長安令唐官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俱復舊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並停四品以下仍舊其相似五也豈賊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仿之耶又巢敗奔狼虎谷爲林言所斬事見唐書及通鑑而小說家謂巢實未死後爲僧於嵩洛間自題其像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自成竄九宮山爲村民擊死事見明史而論者謂其部兵尙有數十萬何至斃于村民之手遂亦有傳其爲僧於武當者此二賊先後事迹何適相肖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崑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脩梁唐晉漢周書其目五代史者乃後人總括之名也七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監修者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爲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

見宋史及吳公武讀書志玉海所引中興書目

皆本各朝實錄爲稿本此官修之史

也其後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熙寧五年詔求其書刊行史於是薛歐二史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止用歐史於是薛史漸湮惟

前明永樂大典多載其遺文然已割裂淆亂非薛史篇第之舊恭逢我

皇上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其缺逸者則採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於是薛史復爲完書仍得列於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數今覆而按之雖文筆迥不逮歐史然事實較詳蓋歐史專重書法薛史專重敘事本不可相無以四五百年久晦之書一旦復出俾考古者得參互核訂所以嘉惠後學誠非淺鮮也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五代雖亂離而各朝俱有實錄宋貞明中詔李琪張洎

御殿象馮錫嘉修太祖實錄共成三十卷尋以事多漏

略又詔敬翔補緝翔乃別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綱遺錄

與實錄並行

見薛史李琪
或較翔傳

此梁祖實錄貞明中所成也

其庶人
友珪及

末帝實錄則則
時補修說見後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詔盧質何瑣韓彥暉纂

修武皇以上及莊宗實錄瓚奏張昭

即張昭遠後軍
名昭宋史有傳

有史才

嘗私撰同光實錄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賜武皇

制詔九十餘請以昭爲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館從之昭

以懿獻及武皇不踐帝位乃爲紀年錄二十卷莊宗實

錄三十卷上之

見薛史唐紀及五代
會要宋史張昭傳

此唐武皇以上載紀及莊

宗實錄乃天成中所成也

薛史李愚傳明宗時愚監修國史與諸儒修
制業功臣傳三十卷又李之儀集記趙鼎修

莊宗實錄不載何昉幼劉昫疎昉德之是
實錄亦有詳昉幼傳不特朝廷政事也

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實

錄次年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李祥吳承範等修成

三十卷上之

見薛史唐紀及吳承範傳宋史張昭傳

此明宗實錄清泰中所成也

其間帝實錄則周廣順中修成見後

晉在漢前而晉祖實錄反成在後後周

廣順元年七月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

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此晉二帝實錄皆周廣順中

所成也漢乾祐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高

祖實錄是年十月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等修成

二十卷上之

見漢紀

此漢祖實錄乾祐中所成也

其間帝實錄亦周顯德中補修

後

周顯德三年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五年

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請修世宗實

錄以扈蒙張澹王格董淳爲纂修官

見周紀及宋史王溥傳

此周太祖

實錄皆顯德中所成而世宗實錄亦是時所修也其梁
庶人友珪及末帝等實錄亦皆周代所修顯德三年詔
張昭補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兩朝實錄昭奏本朝太
祖歷試之事在漢隱帝時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
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弑逆數月未有紀錄
請仿宋書元鹵劭之例書爲元鹵友珪唐清泰帝前尙
有閔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編紀并請修閔帝實錄其清
泰帝請書爲廢帝從之

見周紀及五代合要宋史張昭傳

此梁庶人友珪及末

帝唐閔帝廢帝漢隱帝實錄皆周顯德中所補修也可
見五代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卽本之以成書故一
年之內卽能告成今按其紀載不惟可見其採取實錄

之跡而各朝實錄之書法亦并可概見焉

薛史書法廻護處

梁太祖紀朱瑄朱瑾救汴後帝

即梁

以其有力於已厚禮

而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懸金帛誘之軍士利其貲

赴之者衆帝乃移檄讓之瑾等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

曹伐濮

按通鑑考異及五代史補朱溫常患兵力不

足敬翔說令麾下士詐爲叛逃卽奏於唐帝并告四鄰

以追叛爲名可以拓地廣衆溫大喜從之是充鄆本無

誘兵之事特溫托詞以爲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謂

瑄瑾以誘兵啟釁矣歐史則直書宣

歐史瑄作宣

瑾助汴已破

秦宗權東歸王

未溫時已封王

移檄充鄆誣其誘汴亡卒乃發兵

攻之

天祐元年七月帝發東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弒於大內遺制以輝王祝爲嗣十月帝至洛陽臨於梓宮祇見於嗣君按李彥威

即朱友恭

氏叔琮等傳溫旣遷唐

昭宗於洛陰遣敬翔至洛令彥威叔琮行弒以龍武兵夜入叩宮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殺之直趨椒蘭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而弒之是昭宗之被弒實溫使彥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溫在河中昭宗遇弒於大內一若昭宗之弒無與於溫者下又云溫至洛臨於梓宮祇見於嗣君一似能曲盡臣節者歐史則直書溫遣朱友恭氏叔琮蔣元暉等

行弒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

唐昭宣帝

命帝

即朱溫

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

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帝爲魏王兼備九錫之命帝

讓相國魏王九錫

按孔循傳唐哀帝

即昭宣帝

封溫魏王備

九錫拒不受蔣元暉柳璨馳謂溫曰自古革易之際必

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位溫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

乎是溫急於篡國非讓殊禮也而薛史云云則似溫真

能辭讓矣歐史則云溫怒不受是歲唐昭宣帝卜祀

天於南郊溫怒以爲蔣元暉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懼遂

改卜郊薛史不書又是歲溫遣人告蔣元暉私侍何

太后遂殺元暉弒太后薛史亦不書昭宣帝禪位後

梁封爲濟陰王開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書 乾
化二年溫爲其子友珪所弑薛史亦不書但書友珪葬
太祖於伊闕號宣陵

唐明宗紀帝奉莊宗命討趙在禮至鄴城夜有軍士張
破敗等鼓噪逼營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與城
中約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亂兵益擐
甲露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彥威蹕帝足請詭許之因
爲亂兵擁入城夕乃得出帝欲歸藩上章圖再舉重誨
等謂元行欽已棄甲而去行欽亦以兵攻都
開其變則拔營去不知其所奏如何
正當赴闕自陳以杜讒口帝從之至相州獲官馬二千
匹元行欽已以蜚語入奏及至汴有姚彥溫來投謂主

上已惑行欽之言事勢已離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
言何恃也莊宗尋爲郭從謙所弑帝急入洛時魏王繼
岌征蜀未還帝詔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奉
大行梓宮禮畢卽歸藩矣而羣臣上箋勸進至再三請
監國帝始從之據此則明宗遇軍變後率兵向京師並
無反心祇欲自訴迨莊宗被弑猶欲俟其子繼岌至而
奉之可謂純臣矣然考當日情事有不盡然者明宗性
本淳實兵變之初固不肯因以爲利卽兵變後欲歸藩
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屬實情然是時惟有隻身歸朝庶
明心跡而明宗武夫豈能知此方外怵於元行欽之奏
其反內惑於石敬瑭安重誨等之勸其反勢當騎虎難

下之時不得不爲挺鹿走險之計則當其率兵而南固已變計決反非真欲面訴於莊宗之前也天下豈有欲自訴不反而轉舉兵向闕者本紀所云赴闕自陳可不辨而知其飾說也且是時甫一舉足反形已露康義誠曰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義誠傳非決計反則何以納其言也鄭琮在營中安重誨欲徵四方兵琮歷數諸道屯兵之數附口傳檄相次而至琮傳王晏球率兵戍瓦橋關明宗招之卽以兵來會晏球傳非決計反則何以徵諸道兵也至相州卽掠官馬以益軍矣至河上則刼上供船絹帛以犒軍矣旣先以三百騎付敬瑭使速入汴瑭傳又養子從珂自橫水率兵與王建立倍道馳

至由是軍聲大振

傳

其抗逆之跡已不待言而本紀猶

謂其入汴入洛猶懷退讓蓋當時實錄例有隱諱修史者但照本抄錄不復改訂耳歐史則書軍變後嗣源入於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至鉅鹿掠馬三千以益軍是明著其反逆之跡可謂直筆而其先本無欲反之意則於石晉紀及霍彥威傳內見之是又不沒其初念以見其倉卒被逼不同於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漢隱帝紀帝密詔李洪義誅王殷又詔郭崇誅郭威王峻而洪義不敢發反以詔示威威卽召王峻郭崇及諸將校至曰君等當奉行詔書斷予首以報天子崇等曰

此必李業等所誣搆事可陳論何須自棄於是爭勸威
入朝乃率衆南行周太祖紀亦云帝郭威途次又謂將校
曰吾此來萬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不如
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是郭威本志似
尙能守臣節者 按魏仁浦傳郭威得洪義所示密詔
卽召仁浦於卧內仁浦致威倒用畱守印更爲詔書令
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遂舉兵渡河
是威方更詔書以欺衆詎肯以天子誅已之詔出示諸
將使奉詔殺已乎本紀所云誣飾顯然歐史帝紀則直
書郭威反

周太祖紀漢隱帝遣慕容彥超拒郭威於剡子坡王師

敗威謂宋延渥曰兩國親可速往衛主上明日望見帝
旗在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卽免胄而前左右勸止
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則隱帝已去矣按
劉子坡之戰隱帝親在陣中威果欲自訴何不於是時
釋甲趨謁乃方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
之旣敗王師豈有明日又欲束身見主之理且明日清
晨隱帝已爲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
其爲飾說亦不待辨也

隱帝旣崩郭威遣人迎湘陰公贊來卽位已而威至澶
州兵變入京王峻聞贊已至宋州慮左右變生遣郭崇
以七百騎往衛之按十國春秋崇至宋州贊召見於

樓上判官董奇說贊曰崇瞻視舉措必有異謀不如殺之贊猶豫不決崇遂幽贊於外館是峻之遣崇本欲害贊於途也而本紀反云衛之尤屬矛盾歐史則直書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騎逆贊於宋州殺之

薛史失檢處

唐莊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與劉后奔太原薛史符彥超傳謂存霸至太原與呂鄭二內官謀殺畱守張憲及其部將符彥超彥超覺之下大噪憲出奔軍士殺存霸及呂鄭而張憲傳則謂存渥奔太原左右見其馬已斷飾必戰敗而逃者因欲殺呂鄭繫存渥以觀變憲不可而彥超已誅呂鄭軍士大

亂是一事也彥超傳則以爲存霸憲傳則以爲存渥殊屬兩岐按存渥出奔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惟存霸剪髮爲僧求彥超庇護而軍士殺之是與呂鄭同被殺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歐史則憲彥超二傳皆書存霸又南唐劉仁贍死守壽州薛史則列在周書蓋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旣沒又贈卹極隆故列之於周臣也然仁贍固守無二志其子崇諫勸之降卽斬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且昇至周營世宗嘉其忠於所事加爵進官詔出而仁贍已卒是仁贍實未嘗降也薛史周紀旣書劉仁贍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諫請罪仁贍傳亦云仁贍病急翻然納欵末又

云先斬其子崇諫其後出降乃欲保其後嗣抑有由焉
是真謂仁贍之初抗節而終改節矣若非歐史辨明豈
不受誣千載耶符彥饒斬白奉進之兵奉進來責彥饒
麾下兵噪而殺奉進已而軍將馬萬等作亂縛彥饒送
京誣其通范延光謀反晉祖遂使人殺之於途薛史竟
稱彥饒通延光反伏誅歐史則直書其事謂以反誅非
其罪也可見薛史全據各朝實錄而不復參考事之真
僞此歐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筆

薛史雖多迴護處然是非亦有不廢公道者列傳諸臣
多與居正同仕前朝否則其子孫亦有與居正同官於

宋者趙延壽子廷贊仕宋爲廬延等州節度使而延壽
壽不諱其背晉附遼求爲遼太子之事崔協子頌仕宋
爲諫議大夫而協傳直書任圖譏其沒字碑符存審子
彥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審傳不諱其少時犯罪將就戮
以善歌得妓者救免之事王繼宏子永昌仕宋爲內諸
司使而繼宏傳載其曾爲高唐英將唐英待之甚厚後
竟殺唐英自爲畱後曰吾儕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
得志尹暉子勲仕宋爲防禦使而暉傳不諱其反戈推
戴唐廢帝之事傳贊并謂因倒戈而杖鉞豈義士之所
爲趙在禮孫廷勲仕宋歷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禮傳載
其在宋州貪暴及移鎮民相賀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

聞之怒又乞畱宋一年每戶徵錢一千號拔釘錢後樊
丹入汴索在禮貨財在禮不勝憤以衣帶就馬櫪自縊
死安審琦三子皆仕宋爲顯官而審琦妾通於隸人遂
與之通謀殺死審琦之事傳中亦不諱此足見其直筆
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他如高漢筠子貞文仕宋爲
開封尹而漢筠傳歷敘其潔已愛民則以漢筠本良二
千石也高行周子懷德仕宋爲駙馬都尉而行周傳敘
其歷官政績則以行周本能以慎重自處者也此薛史
之終不可沒也

薛歐二史體例不同

薛史梁祖紀開首卽以帝稱之歐史則先稱朱溫賜名

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僭位後始稱帝蓋薛則仿宋齊梁陳書之例歐則仿史記之例也薛史於各國僭大號者立僭僞傳其不僭號而自傳子孫者立世襲傳歐則概列爲世家亦仿史記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於刺史皆書於本紀幾同腐爛朝報歐史則但書除拜宰相及樞密使其餘不書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頻仍惟梁唐創業各三十餘年故其臣有始終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歷仕數朝薛史則以死於某朝者卽入於某朝傳內如張全義朱友謙袁象先等事蹟多在梁朝而編入唐書楊思權佐唐廢帝篡位而編入晉書馮道歷唐晉漢周皆爲相而編入周書歐史則以專仕一朝者係於

某朝其歷仕數朝者則另爲雜傳以敘其歷宦之蹟此又創例之最得者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史雖多據薛史舊本然采証極博不專恃薛本也宋初薛史雖成而各朝實錄具在觀通鑑考異尙引梁太祖唐莊宗實錄則歐公時尚在可知也歐史郭崇韜傳贊云余讀梁宣底則實錄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遺也劉昫之舊唐書修成亦未久其所援据底本方藉以修新唐書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資考訂至宋初諸臣記五代事者尤多按宋史范質嘗述朱梁至周爲通鑑六十五卷

質傳

王溥亦采朱梁至周爲五代會要

共三十卷

傳

王子融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

十卷

路

振採五代九國君臣事跡作世家列傳

振傳

鄭向以五代

亂亡史多缺漏著開皇紀三十卷

傳

此外又有孫光憲

北夢瑣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

國春秋龔穎運歷圖見於宋藝文志及晁公武讀書志

者皆在歐公之前足資考訂其出自各國之書如錢儼

之吳越備史備史遺事湯悅之江南錄徐鉉之吳錄王

保衡之晉陽見聞要錄又皆流布而徐無黨注中所引

証之唐撫言唐新纂九國志五代春秋鑑戒錄紀年錄

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又皆歐所參用者

蓋薛史第據各朝實錄故成之易而記載或有沿襲失

實之處歐史博採羣言旁參互証則真偽見而是非得
其真故所書事實所紀月日多有與舊史不合者悉挾
雖不及薛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稱
良史也

歐史書法謹嚴

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
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
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其用兵
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如梁紀孫儒攻楊行密於揚州
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紀遣劉知俊伐岐是也有罪
曰討如唐紀命李嗣源討趙在禮是也天子自往曰征

如周紀東征慕容彥超是也攻戰得地之名有二易得
曰取如張全義取河陽是也難得曰克如龐師古克徐
州是也以身歸曰降如馮霸殺潞將李克恭來降是也
以地歸曰附如劉知俊叛附於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
曰以某妃某夫人爲皇后如唐明宗紀立淑妃曹氏爲
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爲皇后如唐莊宗紀
立劉氏爲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從之
褒貶自見其他書法亦各有用意之處如梁紀書弒濟
陰王王卽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濟陰王者遜
位後梁所封之王書之以著其實又書弒以著梁罪也
襄州軍亂殺其刺史王班不書王班死之而以被殺爲

文者智不足以衛身而被殺不可以死節予之也殺王師範不曰伏誅而曰殺者有罪當殺曰伏誅不當殺則以兩相殺爲文也郢王友珪反反與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則自下謀上惡逆更大也反不書曰者反其一朝一夕難得其目也梁太祖唐莊宗皆被弑故不書葬唐明宗考終宜書葬矣以賊子從珂所葬故亦不書也梁紀天雄軍亂節度使賀德倫叛附於晉亂首係張彥而書德倫者責在貴者也而德倫究不可加以首惡而可責以不死故書叛附於晉也唐滅梁敬翔自殺翔因梁亡而自殺可謂忠矣不書死之而但書自殺以梁祖之惡皆翔所爲故不以死節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樞密

使不書

覽

而唐紀書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

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濫也明宗

紀先書皇帝卽位於薤前繼書魏王繼岌薨見其卽位

時君之子尙在則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書郭從謙

爲景州刺史旣而殺之從謙弑莊宗乃不討而反官之

見明宗之無君也其罪本宜誅乃不書伏誅而書殺者

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爲文也孝王從榮

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從榮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

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書反而擅以兵入宮其罪當誅

故其死書伏誅也漢紀隱帝崩卽書漢亡隱帝被殺後

尙有李太后臨朝及迎湘陰公贊嗣位之事漢猶未亡

也而卽書漢亡見太后臨朝等事皆周所假托非漢尙有統也周太祖紀書漢人來討周祖篡漢得位崇之於周義所當討故書討也世宗紀書帝如潞川攻漢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見歐史本紀書法一字不苟也其列傳亦有折衷至當者死節分明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旣列之死節傳矣尙有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等皆一意矢節以死殉國而傳無之則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傳故也然於本紀特書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傳之有無矣張憲畱守太原莊宗被弑後皇弟存霸來奔或勸憲拘存霸以俟朝命張昭又勸其奉表明宗憲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爲符彥超軍士所殺憲

出奔沂州薛史書憲坐棄城賜死歐獨明其不然然以
其不死於太原故亦不入於死事傳但書憲出奔沂州
見殺而已葉彥稠王思同皆以兵討潞王從珂爲從珂
所執而死乃思同入死事傳而彥稠不入則以思同詞
義不屈係甘心殉國者彥稠第被執見殺不可竟以死
節予之也於此可見歐史之斟酌至當矣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於張承業傳則極論宦官之
禍而推明郭崇韜之死由於宦官之譖使崇韜不死其
所將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莊宗之天下而代
之哉追原禍本歸獄貂璫可謂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張

文蔚等抑傳國寶遜位於梁此事與朋黨何涉而傳贊忽謂此時君子盡去小人滿朝故其視亡國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盡去者皆朋黨之說中之也蓋宋仁宗時朝右黨論大興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發端警切時事不覺其大聲疾呼也至晉出帝紀贊深明以姪爲子而沒其本生父爲非謂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當時以爲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以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古雖出繼爲人後未有絕其本生而不稱父母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於晉家人傳贊又

反覆申明之則以當時濮議紛呶朝臣皆以英宗當考
仁宗而以本生濮王爲伯歐公與韓琦等獨非之故因
是以深斥其非禮也可見歐史無一字苟作

歐史失檢處

歐史亦有失檢處唐昭宗之被弑也李彥威傳則云梁
祖遣敬翔至洛與彥威等謀弑之李振傳又云梁祖遣
振至洛與彥威等謀弑之此必有一誤梁本紀書朱友
謙叛殺同州節度使程全暉而全暉傳則云全暉奔京
師是紀傳兩不符合薛史則紀傳皆稱奔京師當不誤
也羅紹威傳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歲久益驕至紹
威時已二百年按承嗣至紹威實止百五十年歐史所

云亦行文之誤鄭邀傳邀與李振善方振貴顯邀不一顧振得罪南竄邀徒步千里往視之按振仕梁爲樞密使並無遠謫之事及唐滅梁振卽被誅又未嘗貶竄也而邀傳何以云耶唐莊宗被弑後其弟存霸奔太原據符彥超傳則云彥超欲畱之軍士大噪遂殺之張憲傳又云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乃見殺亦不盡一旦歐史例以歷仕數朝者入雜傳專仕一朝者入某朝傳氏叔琮李彥威李振韋震皆只仕梁一朝何以不入梁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事劉守光繼降唐何以反不入雜傳而列於唐臣傳此不免自亂其例也至如宋太祖奮跡全在周朝建立戰功勲望由此大著薛史於周紀一

一敘之如高平之戰則書今上先犯其鋒清流關之戰
書今上破淮賊萬五千人擒皇甫暉姚鳳六合之戰書
今上大破江南軍於六合楚州之役書今上在城北親
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鑾江口之捷書今上率戰權直抵
南岸焚柵而還此皆宋太祖歷試之迹也歐史一概不
書但云周師擊敗之而已豈以宋祖仕周爲諱耶然宋
祖由周臣爲軍士擁立固不能諱亦不必諱也居正在
太祖時修史必進御覽並不隱諱歐史修於仁宗時乃
轉諱之耶蓋第欲取其行文之簡淨耳

一產三男入史

一產三男四男入史自舊唐書始高宗紀嘉靖辛酉

妻一產四男高苑縣吳文威妻魏氏一產四男哀帝紀
潁州汝陰縣彭文妻一產三男歐陽五代史衍之亦載
於本紀如同光二年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是也或以
爲瑞而記之不知此乃記異耳徐無黨註云此因變異
而書重人事故謹之後世以此爲善祥故於亂世書之
以見其不然也今按唐高宗後卽有武氏之禍哀帝正
當失國時尙有此事又宋史哲宗紹聖四年宣州民妻
一產四男元符二年河中衛氏縣民妻一產四男徽宗
重和元年黃巖民妻一產四男未幾卽有金人之禍可
知一產三男四男皆是變異非吉祥也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宋太祖由陳橋兵變遂登帝位查初白詩云千秋疑案
陳橋驛一着黃袍便罷兵蓋以爲世所稀有之異事也
不知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爲故事至宋祖已
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廢
帝王從珂從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轍也趙在
禮爲軍士皇甫暉等所逼據鄴城叛莊宗遣嗣源討之
方下令攻城軍吏張破敗忽縱火噪呼嗣源叱之對曰
城中之人何罪但思歸不得耳今宜與城中合勢請天
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亂兵呼曰令公
不欲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安重誨霍彥威
等勸嗣源許之乃擁嗣源入城與在禮合率兵而南遂

得爲帝

見霍彥威等傳

此唐明宗之由軍士擁立也潞王從珂爲

鳳翔節度使因朝命移鎮心懷疑懼遂據城拒命愍帝

命王恩同等討之張虔釗會諸鎮兵皆集楊思權攻城

西尹暉攻城東從珂登城呼外兵曰吾從先帝二十年

大小數百戰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我實

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外兵聞者皆哀之思權呼其衆

曰潞王眞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暉聞之亦解甲降從

珂由是率衆而東遂得爲帝

見王思同楊思權等傳

此廢帝之由軍士

擁立也郭威以漢隱帝欲誅已遂起兵犯闕隱帝遇弒

威請太后臨朝又迎立湘陰公會契丹兵入滑州威率

兵北伐至澶州軍校何福進等與軍士大呼越屋而入

請威爲天子或有裂黃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擁威

南還遂得爲帝

見漢周各本紀

此周祖之由軍士擁立也尙有擁

立而未成者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時因出獵軍中忽

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惶惑不知所爲段希堯勸其斬

倡亂者李暉等三十餘人乃止

希堯傳

敬瑭爲帝後命楊光

遠討范延光至滑州軍士擁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

汝等販弄之物乃止

光遠傳

符彥饒率兵戍瓦橋關裨將張

諫等迎彥饒爲帥彥饒僞許之約明日以軍禮見於南

衙遂伏甲盡殺亂者

彥饒傳

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軍校因

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今我步軍亦欲扶策威聞急

擒其人斬之令步軍皆納甲仗始不爲亂

果本紀

此皆擁立

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見是時軍士策立天子竟
習以爲常推原其始蓋由唐中葉以後河朔諸鎮各自
分據每一節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軍情所欲立
者卽授以旄節見新舊唐書藩鎮傳至五代其風益甚由是軍士擅
廢立之權往往害一帥立一帥有同兒戲今就唐末及
五代計之黃巢之亂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時溥率兵赴
難兵大呼反逐支詳推溥爲畱後溥傳青州王敬武卒三
軍推其子師範爲畱後師範傳義武王處存卒軍中推其子
部爲畱後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爲大同軍防禦
使朱瑄本鄆州指揮使軍中推爲本州畱後天雄軍亂
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并殺其子從訓聚而呼曰孰願爲

節度使者羅宏信出應之牙軍遂推爲畱後

客

夏州李

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畱後趙在禮之被逼而反也軍士皇甫暉因戍兵思歸劫軍將楊仁晏爲帥仁晏不從暉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亦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曰不從者視此在禮不得已從之遂爲其帥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計諸鎮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軍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鎮旣由兵士擁立其勢遂及於帝王亦風會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爲擁立者亦自有故擁立藩鎮則主帥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驕子雖有犯法亦不敢問如魏博牙兵是也

說

擁立天子則

將校皆得超遷軍士又得賞賜剽掠如明宗之立趙在

禮卽授滄州節度使皇甫暉亦擢陳州刺史楊思權叛
降廢帝於鳳翔時先謂廢帝曰望殿下定京師後與臣
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之列乃懷中出一紙廢帝卽書
可邠寧節度使後果與尹暉皆授節鎮同時立功之相
里金王建立亦擢節度使周祖卽位亦以佐命之王峻
爲樞密使郭崇爲節度使此將校之所以利於擁立也
至軍士之得重賞恣劫奪更無紀極明宗之入洛也京
師大亂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來見
本紀廢帝之反愍帝遣兵討之幸左藏庫賞軍人各絹二
十匹錢五千軍士負物揚言於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
廣義王師旣降廢帝許以事成重賞軍士皆過望及入立

有司獻庫籍甚少廢帝大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賞猶不足乃率民財佐用囚繫滿獄又借民屋課五

月諸軍猶不滿欲相與謠曰去郤生菩薩扶起

一條鐵先是帝在鳳翔許入洛後人各賞百緡至是

以禁軍在鳳翔降者楊思權等各賞馬二駝一錢七十

緡軍士二十緡在京者十緡通鑑周太祖初至滑州時王

峻諭軍士曰我得公處分俟入京許爾等旬日剽掠衆

皆踴躍紀本及至汴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明

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爲空城矣由是命諸

將斬其尤甚者晡時乃定紀本而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

已爲亂軍所害侍郎張允墜屋死紀本安叔千家貲已掠

盡軍士猶意其有所藏筮掠不已傷重歸於洛陽

時

有趙童子者善射憤軍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

側之惡鼠輩敢爾乃賊也持弓矢據巷口來犯者輒殺

由是保全者數十家後周祖聞民間有趙氏當有天下

之謠疑此童子遂使人誣告殺之

五代史補

又趙鳳見居民無

不剽之室亦獨守里門軍不敢犯

風傳

是周祖犯關時居

民得免劫奪者惟此二趙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無不

被害也此軍士之利於擁立也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

凌上替禍亂相尋藩鎮既茂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

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閭閻以來一大劫運也